

五虎出列

WuHuChuLie

●吕士民：

男，1938年生，安徽宿州人。从事漫画创作五十余年，发表作品六千余幅。出版有《吕士民漫画集》、《漫画座右铭》、《画里有话》、《生活麻辣烫》、《情歌》、《吕士民水墨漫画集》等。现为中国漫画艺术委员会理事，中国漫画家联谊会理事，《中国漫画艺术研究报》副主编，安徽省漫画艺术委员会名誉会长，安徽省民工民主党书画院副院长。

●许春樵：

男，1962年生，安徽滁州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安徽文学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找人》、《谜语》，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等。其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数十家报刊转载。有五部中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赵 昂：

男，1962年生，安徽定远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课程班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全国公安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曾任《警探》杂志主编，现任安徽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三级警监警衔。著有《冷言热语》、《难言真实》、《思想的碎片》、《正确的废话》、《穿裤子的汉字》等七部杂文、随笔集。

●苏 北：

男，1962年生，安徽天长人。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大家》、《中国作家》、《中国文学》、《读者》及港台等地数十家报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有小说集《苏北乡土小说》，散文集《遭遇湘西》、《灵狐》、《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和专著《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等。

●刘政屏：

男，1962年生，安徽合肥人。出身文墨世家，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图书发行工作多年，现就职于合肥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月明风清》、《让记忆有个落脚的地方》、《倾听合肥》，长篇纪实作品《就这样，我们赢了！》，2009年参与策划、编纂大型散文集《阅读合肥》。

ISBN 978-7-212-04036-9



9 787212 040369 >

定价：35.00 元

呼啸而过

潘小平

许春樵、赵昂、苏北和刘政屏，打算合作出版一本作品集，一开始听说时，颇感诧异。不是说他们不能合作出书，而是觉得这四人的文风、情感、审美，以及各自所占有的思想资源和叙事资源，都相差比较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春樵的优势在小说、赵昂的优势在格言、苏北的优势在美文、政屏的优势在平实记叙。当然，春樵也写散文，但春樵的散文重思想、轻感受、少气韵。而且他的散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还是高度还是美感，都不及他的小说，作为一个成名作家，别人说到他的时候，是不会想到他的散文的；一样，苏北也写小说，但苏北的小说不怎么像小说，太疏、太淡、太不注重故事与情节，近学汪曾祺，远接明清笔记。众所周知，他一直以汪先生的弟子自诩。他是不太好写长篇的，也不太好写中篇，中篇需要足够的故事资源、长篇需要坚实的架构，这些都是上天给予一个人的“资源禀赋”，而不是后天通过练习可以轻易获得的。这就如同血型，是生命的底色。当然喽，若能写到汪先生那样，绝对能以小说闻名于世，但汪先生是不好学的，家学、境遇、才情、天性，尤其是涵养士大夫的社会氛围，早已经失去了。所以只有另辟蹊径。我女儿还小，大约是刚读高一或是还没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读到苏北的小说，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好是好，不过这样拷贝，有什么意义？我大惊失色，让她这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讲：人家会以为是妈妈说的！她斜了我一眼，很是看不起我。我女儿从小熟读汪曾祺，任何一篇、任何一句，都烂熟于心。所以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后来，她读到苏北写女儿高考的文章，大加赞美，认为风趣幽默、气韵生动，而且率性而为、行不由径。这样的文字，妈妈是写不出来的。她自己虽然懒惰，至今“述而不作”，但对我的要求甚高，看到龙应台在成都电视台谈现代化和城市个性的冲突，就喊我过去听：这才是学者访谈——是变相地批评我。

话扯远了,拉回来说。再说赵昂,赵昂的散文中,不是没有叙事散文,但他的叙事散文,显然没有他的“语录体”格言好。赵昂的个性,安静、内敛、耽于冥想而疏于感知,造成他文字的精粹、句式的凝练、思想的深邃、表达的简括。他的文字,带有强烈的警世意味,一针见血,如锥如刺,让人会心一笑,或是心惊肉跳。所以赵昂是不适合写叙事散文、长散文的,警句已足以警世,罗嗦那么多干什么?好了,现在来说政屏。政屏的起步很晚,他之所以拿起笔来,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也不是出于挤进作家队伍的愿望,而是生活所迫。不是说钱,是说遭际,当灾难突然降临时,巨大的压力之下,只有通过文字来缓解和抒发。十年前,政屏的儿子得了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血液病,顷刻之间,天塌了。但他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所有人都能后退,政屏不能后退;所有人都能软弱,政屏不能软弱。真是茫然四顾,不知路在何处啊,万般无奈之下,政屏拿起笔来,于夜深人静之际,一点一点书写自己的希望、绝望、坚强、恐惧——逼自己承受,与死神对抗。所以政屏的文字,朴素、真实、平铺直叙,保留了生活本身的琐屑、温情、坚实和忍耐,以及事件的完整性。不管生活怎样惊心动魄、不堪回首,政屏的文字都是波澜不惊的。这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不矫情、不做作、不哗众取宠、不装腔作势,感染、感动了很多入。

作为写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擅长和不擅长,用己所长而避己所短,这叫有自知之明。苏北的散文不以思想见长,却以灵性取胜,而且文字典雅、语词华丽,有语感、有节奏、有中国气息。当然,这得益于他熟读汪曾祺。春樵的小说,早年的《跟踪》、《谜语》、《悬空飞行》、《守望冬季》、《推敲房间》等等,有着强烈的形式意味和形而上的抽象与荒诞,在安徽作家中独树一帜。近期的长篇《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等等,注重人性的挖掘、表现灵魂的震颤,叙事也趋于现实和通达,思想、情感、阅历在更高的层面上融合。这一回几人合集出书,既是气味相投、山鸣谷应,也是出于一种情趣的考虑——几人都出生在1962年,都属虎。

可巧的是,为他们插图的著名漫画家吕士民先生,出生在1938年,也属虎。吕先生的漫画,想象丰富、着色大胆,洋溢着浓郁的乡野民俗气息,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中国的属相如同西方的星象,对人的一生,据说具有神秘的主导力量,又往往不可预测。民间所谓“龙从云、虎从风”,是对昂扬生命形态的赞美。借这本书的出版,祝愿他们在安徽的文坛上虎虎生风,呼啸而过。

2010年10月16日于城南匡水之侧

目 录

< < <

先锋小说——许春樵作品

回头(小说)	1
一网无鱼(中篇小说)	19

思辨杂文——赵昂作品

公鸡的十大罪状	53
论小人	56
说规则	58
身不由己	60
被广告蛊惑的年代	62
短信这东西	65
“酒”死一生	68
一无所有	72
关于过年	74
被掠夺者的掠夺	76
掌声四起	78
说“笑纳”	80
胆大包天	83
被鄙视的劳动	85
好一个“杂”字了得	88
唠叨是一种监督	91
谁在作孽	94

96 以德服人

98 疑似诗思

纯美散文——苏北作品

· 童年 眼镜 下午茶 ·

105 乡下

107 童年零碎

109 进城上学

112 挣钱买靴

114 一副眼镜

116 老师邓金迪

119 求学记

121 苦读记

123 走进都市

125 与蟑螂开战

127 鼻子吃面条

130 风雨五载

133 变 故

135 感叹下午茶

· 家事八题 ·

137 父 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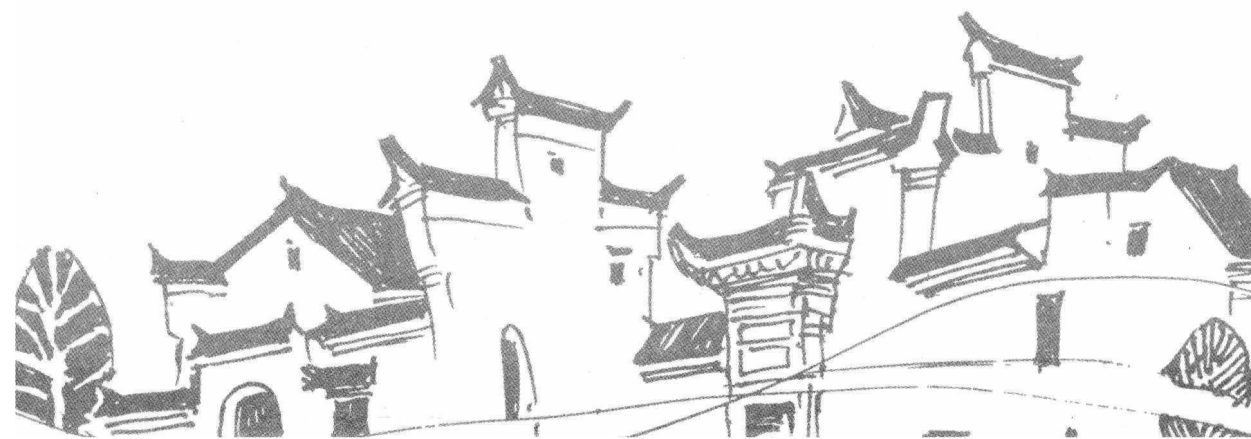
139 母亲进城

目 录

> > >

先锋小说

许春樵作品



回头(小说)

1

风很大,海关大楼的钟声刚撞响6点,天就迅速地暗了下来。叶琳听到冰冷的钟声在黑暗的风中凄厉而孤独,如同流浪的弃儿站在冰天雪地里无助地呜咽抽泣,她觉得此刻的钟声正如同自己糟糕的心情。

叶琳从蓝格布艺沙发里站起身,关上哗哗作响的铝合金门窗,风声和黑暗就被堵在了窗外。拉上落地窗帘,打开所有的灯,客厅里顿时温暖明亮起来。

灯光照亮了镶在画框里的叶琳和孟阳的巨幅结婚照,他们幸福而盲目的笑容被牢牢固定在墙上已经整整4年了,此时叶琳觉得孟阳的黑色燕尾服与自己的洁白婚纱从一开始就构成了黑白分明的尖锐对立。当初自己固执地坚持在教堂里举行婚礼,“你愿意一生爱她(他)吗?”“我愿意!”这种浪漫而愚蠢的温情与表白无疑是对今天这种结局的巨大嘲讽。

今晚孟阳正在从蓝光岛赶回来的“风铃号”海轮上,明天是他们约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日子。他们两个人的姓名加起来是4个字,想起4个字却否定了4年的婚姻,叶琳就感到一阵寒冷,她随手套上了一件羊绒马夹,慵懒地斜靠在沙发上,一种沦陷的感觉非常明确地包围了她。她漫不经心地打开电视,遥控器在手中胡乱地揪动着,34寸电视屏幕上的人和风景就杂乱无章地蹦跳着。叶琳忽然觉得人的感情要是能像电视一样随心所欲地控制就好了,可孟阳不是电视机,她也并不是遥控器。叶琳有点烦,“啪”地关掉了电视。

屋外呼啸的风声衬托出屋内的宁静与寂寞,墙上的石英钟循规蹈矩地

发出单调而枯燥的声音，叶琳在指针的暗示下回忆起这个空间里欢乐与耻辱的往事，墙上布满了从前的影子以及相关的姿势，这些影子与姿势死不瞑目。叶琳的眼中盈满了泪水，她想起了里尔克的一句诗，“人将风一分为二/身后的风合二为一”。是那个可恨的杨梦丽，一个拥有最平庸名字的女孩将她和孟阳一分为二，她居然在属于自己的床上跟孟阳苟且偷欢，她的枕头和床单上从此沾染上了永不磨灭的耻辱与罪孽，而杨梦丽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她说：“我想，我是有实力的！”她觉得 21 岁的杨梦丽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挑衅和与生俱来的浪荡。自从那个残阳如血的黄昏成为确凿的证据之后，他们的婚姻生活一败涂地，夫妻的感情和卫生间里一截劣质水管一起日益锈蚀斑斑，她要用一生的愤怒来捍卫自己遭到践踏的尊严，“离婚”，这是她唯一的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尽管这一武器在讨伐孟阳的同时也将自己伤得遍体鳞伤。

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屋内逼人的寂静，沉浸在深深回忆中的叶琳一个惊战，很快她又平静下来，拿起茶几上的子机，是孟阳打来的。

孟阳在电话里说：“我在蓝光岛的业务还没谈完……”

叶琳对着话筒打断孟阳的解释：“说好了明天签字，你怎么能像杨梦丽一样耍无赖呢？”

孟阳说：“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本来是不该回来的，可我已经在了船上，但能不能到家就说不准了。”

叶琳说：“只要你在船上，明天早上 7 点就能准时到港。难道船要开到台湾去不成？我只听说过有劫机的，还没听说过有劫船的。”

孟阳说：“海轮的机器出事了。”

叶琳说：“你的想象力也太差了，不就是避着我跟那个小妖精多看了两遍《泰坦尼克号》吗？”

孟阳的声音有点涩：“9 级大风，海浪十几米高……”

叶琳反唇相讥：“我早已不欣赏你的幽默感了，不想离婚关键是自己要行为检点，而不是靠油腔滑调地耍嘴皮子。”

叶琳掐断电话，将话机扔在沙发上，她感到自己正在急促地喘息，嘴里吐出的愤怒的热气在灯光下源源不断袅袅如烟。

望的哭叫声和尖啸的风浪声，浪已经打湿了孟阳的裤子和鞋子，那双“鳄鱼”皮鞋是去年年底叶琳用自己的奖金给他买的，孟阳说穿在脚上又柔软又舒服。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孟阳要杨梦丽当面向叶琳解释，杨梦丽冷笑着说了一句：“孟阳，你是一个懦夫！”说了这句后不久，杨梦丽就随一个美国华裔的假洋鬼子登上了去洛杉矶的班机。孟阳的愚蠢在于，他越想证明自己清白，就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分居的日子里，叶琳每天早上都当着孟阳的面接受花店送来的鲜花，并且表现出很夸张的兴奋和激动。她情绪亢奋地对送花者说：“谢谢黄先生，你告诉他，我晚上想去‘黄金海岸’吃饭。”孟阳觉得叶琳的表演有些拙劣，心里也不怎么计较，他知道如果约黄老板吃饭，完全可以打电话过去，用得着送花者转告吗？于是孟阳就很平静地煮好牛奶端上面包，两人吃着索然寡味的早餐，形同路人。杨梦丽走后，叶琳曾在一个天空飘着微雨的早晨对孟阳说：“你只要承认错误，写一个悔过书，我可以原谅你。”孟阳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开门，而我开了门又不能不让人家进来。”叶琳说：“我总不能受到伤害和侮辱后，连一个道歉的态度都得不到吧？”孟阳扔下手中的面包：“该道歉的是你，你将污泥浊水全都泼到我的头上，还要我去做性病检查，还要让我跪下来接受你的折磨！”叶琳气得将身边的一把椅子掀了个四脚朝天：“孟阳，你别欺人太甚，衣服都脱了，还不认罪。离婚！”

秋天在这座海滨城市里停留了很长时间，温暖的阳光浸润着潮湿的海风，漫过行人的脸和路边的窗子，和平中庸的景象向着歌馆酒楼桑拿中心缓缓延伸，在这样一个适于休闲的季节里，叶琳给了孟阳致命一击。

叶琳约好了孟阳下班后到得克萨斯西餐中心吃晚饭。走进墙上挂满了美国西部牛仔帽、左轮手枪玩具以及牛骨头的大厅，他们在一首《田纳西的华尔兹》的背景音乐中刚刚落座，香港商人黄彪出现了。叶琳很夸张地接过黄彪脱下的风衣并比较肉麻地问：“感冒好了吗？我给你买的康泰克吃了吗？”黄彪整理了一下头顶上形同虚设的几缕头发，一愣，既而满脸堆笑：“好了，好了！”叶琳对黄彪介绍说：“这是我先生，孟阳。”孟阳友好地伸出手，两个人都客气地说了声“幸会”。吃饭的过程中，叶琳眉飞色舞地跟黄彪又说又笑，并撒娇地说：“你每天都给我送玫瑰花，什么时候给我送一枚戒指呀？”黄彪警惕地看了看孟阳，孟阳无动于衷地埋头吃着牛排，他只得含含糊糊地

说：“哪里，哪里。”黄彪曾在另一个场合问过叶琳：“你每天只接受我的鲜花，哪天才能接受我送你的戒指呢？”叶琳反唇相讥：“是定情戒指还是订婚戒指？”黄彪当场哑口无言，光秃的前额上渗出了一层细汗。黄彪对孟阳说：“孟先生好福气呀，娶了这么漂亮的叶小姐。”孟阳说：“谢谢，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孟阳不相信叶琳会看上黄彪这种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的男人，而且黄彪不过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时因偷盗生产队耕牛而被迫偷渡香港的半文盲，因此孟阳就觉得叶琳用这种方式报复自己是相当幼稚的，孟阳在心里发笑。孟阳的镇定从容使叶琳有一种被看透了的窝囊，她被孟阳无动于衷的表情激怒了，一不做二不休，叶琳用刀切开一块牛排，深情地对黄彪说：“黄，张开嘴，我给你吃一块牛排。”黄彪迟疑了一下，还是笑着张开了黑洞洞的嘴并暴露出满嘴被香烟熏黑了的牙齿。叶琳轻佻地将不锈钢叉子温柔地送进黄彪的齿缝间并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她看到孟阳脸色终于渐渐地灰暗起来，眼睛里流露出尊严被扭曲的刺痛，他缓缓地站起身，很绅士地说了一句：“我公司里还有点事，两位慢用！”晚上10点钟回到家里，叶琳看到孟阳瘫坐在沙发里，像一条受伤的狗，心里高兴极了，她很愉快地哼起了流行歌曲，“在雨中，我吻过你；在梦里，我拥有你……”孟阳旗帜鲜明地向叶琳宣布：“我同意离婚。”叶琳愣住了，她看到了孟阳脸上义无反顾的表情。于是起草《离婚协议书》的序幕也同时拉开了，叶琳坚持要求在引言中写上婚姻破裂的原因是孟阳的婚外性行为造成的，孟阳坚决不同意，双方来回拉锯了5个多月后，孟阳说：“你要这么写，只能说明你对离婚缺少诚意。”叶琳被逼急了：“离婚是我提出来的，居然还说我不想离婚，孟阳，我告诉你，协议书什么理由也不写了，写上财产分割几个条款，PASS！”

5

20分钟后，孟阳的电话又来了，急促的铃声粉碎了客厅里持久的寂静。

孟阳在电话里声音依然平静，只是话筒里灌满了风声和哭声：“叶琳，你最好打开录音电话，也算是我最后的交代吧！”

叶琳有些声嘶力竭了：“不，我不录音！”

孟阳说：“答应我，录下来作为你重新嫁人的依据。”

叶琳在孟阳强烈要求下同意了，但她并没有按录音键。

6

第二天清晨，风停了，太阳出来了，世界一片宁静。

电视新闻里确认了“风铃号”海难事件，一位脸色凝重的女播音员用噩梦般的语气向叶琳宣布：

“‘风铃号’客轮于12月12日晚上10点30分在距离海岸28海里的海域因风急浪高导致机舱电线短路起火，11点50分‘风铃号’失去动力，13日凌晨2点10分左右倾斜沉没，船上386名乘客，到发稿时为止，12人生还，岸边发现遇难者遗体146具，另有228人下落不明，估计生还的希望十分渺茫……”

黄彪的“本田”跑车在一个很不恰当的时刻开到了叶琳的楼下，他拉着叶琳的手说：“我们去体检吧，下个星期护照就可以办下来了。”叶琳说：“我要去找孟阳，你这个见死不救的混蛋！”黄彪说：“你们早就分居了，不然我怎么敢约你去欧洲旅游。文嘉告诉我了，从明天起孟阳就是你前夫了。”叶琳一字一顿地对黄彪说：“不，孟阳是我丈夫！”

叶琳打了一辆红色出租车直扑海边。

孟阳的遗体是在3天后的黄昏漂到海边的。叶琳跪在沙滩上，紧紧握住孟阳冰凉的手，看着孟阳苍白的脸在血色黄昏里慢慢僵硬，她哆嗦着张了张嘴，还没哭出声，就一头晕倒在孟阳的身边。

这时，一个手拿对讲机的人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叫救护车！”

天边只剩下最后一抹晚霞，空空荡荡的大海上没有一点风，没有一点声音，一个静止的画面在活下来的人们的记忆中延伸……

一网无鱼(中篇小说)

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

——浮士德

1

两年过去了,陈空从小县城来到省城谋生,就像一个技术不高的小偷企图钻进森严壁垒的银行撬保险柜,要么进不去,进去了也撬不开,失败是注定的。他在这座城市的唯一社会关系是舅舅,可他来投奔舅舅的时候,害肺病的舅舅刚刚从农药厂下岗,家里堆满了用来抵工资的农药。舅舅对陈空说,他经常夜里爬起来想喝农药。陈空在舅舅家只住了3天,就卷起铺盖滚蛋了。如今想混一口饭吃,连大学本科生都不容易,他这样的中专生,想谋一个好差事,就类似于一个脸上长满胡子的屠夫打算跟张曼玉结婚,基本上是属于痴心妄想。

陈空早年写过一些诗歌,在省商校读书时还是学校“天星文学社”的社长。他在报刊上发表过好几十行诗,其中有两句还相当有名,叫做“当霓虹灯将我拒绝在黑暗的夜晚/我撬开酒瓶请自己喝酒”。可毕业分回小县城后,国有商业差不多全军覆灭,他在一个与商业毫不相干的市容纠察队干了3年,整天靠罚小摊小贩占道经营和乱停乱放的款糊一口饭吃。陈空不忍心跟那些做小买卖的穷人过不去,因此罚款数量就上不去,提成也就很少,日子过得朝不保夕。看着纠察队里弟兄们下手特别狠,他就对队长抗议说:“这是以法制的名义公开进行拦路抢劫!”队长捋起袖子,习惯性地将指关节扳得格格直响:“就凭你这种认识,我明天就可以解雇你!”陈空将沾满灰尘和油污的大盖帽往队长的桌上一扔:“你现在就可以解雇我。我他妈的早不

点击谁。有一天天快亮的时候，他在“你不来与我同居”的客厅里被一个“波霸美女”点击，波霸美女问独钓寒江：“难道你不想跟我上床吗？”独钓寒江第一次面对如此赤裸裸的挑逗，竟一时心跳得厉害，也不知说什么好。波霸美女更加无耻地又问了一句：“我床上功夫很好的。”独钓寒江敲了一行话：“我还没打算搞同性恋。”波霸美女立即“露出”身上（结实的肌肉）：“来吧，我是一个生猛的男子汉！”独钓寒江一阵恶心，匆忙溜出聊天室。

陈空发现网恋简直是一些无聊的骗子们在扳着更为无聊的手腕。于是他进入游戏室里当英雄，偶尔去跟网虫们聊一些足球方面的事，而中国足球持续的失败显然比网恋更糟糕。他又打开招聘的网页，但地图上没有一个岗位需要自己。他很灰心，只好拼命地面对着屏幕抽烟、喝水。

陈空觉得自己就像水里的一滴油，始终无法溶于这个社会。当初在孟达文化传播公司他干得非常出色，为几次大型晚会设计的串词让观众极为振奋。经济电视台股市“短线高手”比赛时，他设计了一句“投机的时代遍地高手”的主题词，在这句广告的煽动下参赛者如蚂蚁一样密集，让公司狠赚了一把。郁叶看到陈空涨了薪水，就在床上更加温柔，她说：“写诗的才华用来走正道，还是能赚钱的。”陈空总感到郁叶歧视他写诗的历史，也就觉得郁叶跟他同居有点不计前嫌的宽恕，自己只是痛改前非的回头浪子，而这种感觉产生的时候，他在床上就一败涂地。被否定的历史使他在现实面前无法抬起头来，于是他对郁叶说：“我从来没有走过歪门邪道。”郁叶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脆弱，我这不是表扬你吗？”

正在孟达文化传播公司干得如鱼得水的时候，陈空却要辞职。公司老总孟达将陈空拉到“莱茵河畔”钢琴酒吧，点了两份手工研磨的咖啡后，孟达在昏黄而柔软的光线里对陈空说：“我给你加薪到900百块怎么样？”

孟达公司打着为山区失学儿童捐款的旗号，策划了“希望之光”大型演唱会。这一旗号可以少交税款18万元，可以让市体育馆的场地租金少3万元，可以让黑暗的票价披上慈善的外衣，还可以发动媒体恶炒一通，而给希望工程的捐款总共只有8万块钱。陈空对孟达说：“你太贪婪了！”“生意人不唯利是图是不道德的。再说杨红柳的出场费20万少一分都不干，还是税后的。”孟达给陈空点上烟说：“这世道良心换不到一支香烟。”

杨红柳是京城与那英、田震等齐名的超级大腕，热点绯闻是和前男友分手后找了一个津巴布韦的黑人做恋人，媒体无比兴奋，她的出场费就此翻了

独钓寒江：你简直就是一个特务，一会儿是男，一会儿是女。我枪毙你。

孤雪寒江：对不起，我让你生气了。我只是觉得聊天就是聊天，不应该明确对方的性别，这使聊天变得很纯粹。如果聊得不投机，即使双方互为异性，又有什么意思呢？

独钓寒江：你和我聊得投机吗？说真话。

孤雪迷惘：你不要计较我的性别，也不要计较我的态度。如果你对我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约一个地方见面好好聊一聊，怎么样？

独钓寒江：这可能不太好，我已经有妻子了。

孤雪迷惘：我知道你不敢约会。既然你有妻子了，还找什么网恋？

独钓寒江：婚姻是破裂了，不过在没拿到离婚证前，我怕万一你是个女生，我会内疚的。

孤雪迷惘：看来你上网确实是别有用心的。

独钓寒江：我不打算否认这一点。

孤雪迷惘：我相信你有一半的话是诚实的。我希望我们今后能诚实地聊天。

陈空答应了网友不打听性别的要求。后来他们少了一些调侃，多了一些真实的话题和思想。陈空愿意两个哲学家在网上对话，就像他愿意跟已经死去的孔子和康德进行对话一样，孤雪迷惘说这就是一种境界。

当冬天正式抵达这座城市，孤独的陈空与独钓寒江有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他觉得此刻自己确实已经坐在了寒冷的江边，天上阴云密布。

有一天，他和孤雪迷惘还是忍不住谈起了男人与女人的话题，不过这一次不是把自己作为聊天的素材，有些形而上的哲学味。

独钓寒江：在父系社会里，男人无法回避竞争，就像无法回避死亡一样。

孤雪迷惘：你这样比喻，对男人太残酷了一些。男人太想为女人活着的时候，就会对自己过于残忍。

独钓寒江：男人越是害怕竞争，就越是失败。因此残忍和残酷更多的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这与是否为女人活着没有关系。

孤雪迷惘：其实大多数男人都是为自己的女人活着的，但并没有多少女人能理解这一点，男人失败的性质其实就是女人给他命名的。

独钓寒江：你说得太好了，我的失败就是前妻反复给我命名才成为定论的。其实我相信我是有能力生存下去的，而且肯定会活得很好。

生意。警方说：“你们唯一的生意就是虚开增值税发票，像你这样的精英骨干判个三五年还是不成问题的。”陈空急了：“我什么也没干过，王福还欠我两个月工资呢。”

陈空被关了两个星期后，王福在福建漳州落网。王福还算一条汉子，承担了全部责任并说与陈空无关，两个人最后在三堂会审时，王福还说了一句：“兄弟，我对不起你！”陈空愤怒地指着王福骂道：“你要是不落网，嫁祸于我就成功了。你是一个畜生。”说着就往王福扑过去。警方拉住了脸色青黄的陈空，王福对陈空说：“我的脑袋基本上是保不住了，我的女人你要是看得上的话，就归你了。”

陈空最终被放了出来。郁叶来看看守所接他时，陈空头发又脏又乱，衣服上满是监狱的气息。郁叶气得哭了起来，难免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诸如虚荣贪婪、不自量力之类。尽管事后郁叶给陈空烧了很多菜，但陈空还是像被戳穿的气球一样瘪了。陈空不想找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郁叶说，你不能这样坐吃山空。陈空倒在床上，委屈的心里弥漫着酸楚，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他原以为当副总经理能多挣一些钱，早点买上房子，可钱没挣到，还把人给挣进了局子里。

9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陈空收到了深圳老乡的回信，要他在元旦前赶到深圳特大型跨国公司 3H 集团总部报到，他将在集团公司办的内部小报工作，月薪 3000。

在这篇故事结束前，陈空想见几个人，一个是想告诉郑标，他不能跟他合伙干了，很感谢他在自己落难的时候想到他，还请他喝了一顿酒。郑标在电话里声音兴奋地说：“我正要找你呢，今天的晚报上登出你给金无量粤式靓汤店策划的广告词获了一等奖，‘会吃的喝汤’，太妙了，8888 到手了。”陈空感到真有点时来运转了，这边要另谋高就，那边又获奖了，他在电话里说：“奖金我们对半分。”

第二个想见的人是郁叶。他此时对郁叶已经一点怨恨也没有了，他从内心里感到确实是自己不争气让她彻底绝望的，他想对她说一声，对不起，而且如果郁叶同意，他会尽全部的力量为她在深圳找一份工作。现在这座

只有两个人影在风

雪中大街上……

吕士民漫笔

吕



城市到处都是下岗的人。他准备在离开这座城市的前一天晚上见郁叶。

第三个想见的人是孤雪迷惘。他现在的心情很超脱,无论是男还是女,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只是觉得这个孤雪迷惘在网上伴着他度过了有趣而有意思的时光。他愿意把对方作为一个朋友请来喝一顿酒,孤雪迷惘在他最绝望最黑暗的日子里给了他朋友的戏谑和欢乐。

他急切地在网上发出了“紧急寻找孤雪迷惘”的帖子,孤雪迷惘立即进来了,他们简单地问候了两句就进入了私聊室。

孤雪迷惘:是不是买彩票中了500万头奖,准备请我喝酒?

独钓寒江:我是想请你喝酒,不过没中500万。我马上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想已经认识你两个月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喝一顿酒了。

孤雪迷惘: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还是不见面好。

独钓寒江:那么我们两个男人见面就更加光明磊落了。

过了有一支烟时间,孤雪迷惘才答话:“请相信我,我是个未婚女性,我们见面是不妥当的。”

独钓寒江:我相信你,我只是想见你一面,当面对你说一声,谢谢你给我的安慰。你要是对我的人格不信任的话,你可以带着保镖或其他人一起来。

孤雪迷惘:怎么见面?

独钓寒江:明天晚上7点,城隍庙后门口的石狮旁。浮士德说,生活永远在别处,我们每人手里拿一本《浮士德》见面。

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天空刮起了西北风,陈空抬头看了一下天,一团一团的乌云像棉花一样向地面压下来,天快要下雪了。

城市已经提前亮起了灯火,远处的大街上迅速滑过形形色色的车辆,他们在逃避即将到来的雪。陈空怀里揣着《浮士德》以及老浮士德那句话:“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沿着西北风的方向,陈空踏实地朝城隍庙后门走去。

陈空先是看到了城隍庙后门石狮旁的一个背影,接着他匆忙地从怀里抽出《浮士德》,像小偷扔掉罪证一样将书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

等到陈空走到郁叶的面前时,郁叶有些惊讶地说:“真是冤家路窄,这么冷的天,到哪里去约会?”

陈空裹紧衣领,缩着脖子说:“你难道不是在等我吗?”

郁叶哈着热气,搓着双手:“我在等我的一个同事,晚上我们要去看戏。”

陈空见郁叶手里并没有《浮士德》,但还是武断地说:“你的那位同事不